

与竹对话 见静见成长

温溪实验学校九年级 李馨

酷暑蝉鸣，晨雾尚未散尽，奶奶坐在树影下，粗糙的手指握着蔑刀，稳稳地将一根青竹破成细篾。空气里弥漫着竹子的清香，和着潮湿泥土的味道，莫名让人心安。

听着声声破竹响音，我一时心痒，吵着要帮忙，奶奶笑着递来一把蔑刀，我笨拙地握住，学着奶奶的样子将刀贴着竹子准备启篾。篾刀与厚厚的竹摩擦发出刺耳的“吱”声，我用着十足的力，也奈何生性一般的蔑刀，脚边才洋洋洒洒一点青色竹屑。反复摩擦，手掌通红，这才堪堪得到薄如蝉翼的篾片。原来看似单一简单的动作，却要掌握力度又要控制方向，当真是耗神。

但更要细心和耐心的是勾丝。隔天奶奶递给我一块小木板，上面固定着一排针。如此轻薄的篾片还不够，还要将它们用针划过再细细掰开。瞧着奶奶轻而易举的动作，我飞快地拿起小木板就想着划开篾片，没想到立马就被分叉的竹刺扎到，一眨眼就流出血珠，我无措地看向奶奶。“这是常事，”奶奶说着就拿来纸巾替我擦去血滴，“你的心是飘的，手里的竹哪还会听你的话。”

我第一次另类地感受到竹的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，只不过这次的是人心太急。再次坐下时，我尝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，放下急于求成的执念。指尖按过篾条，缓缓地把它分成多份，我感受到阳光留下的微温，触摸到那细腻的纹理。风萧萧吹过树叶，树荫下阳光忽暗忽明，我不再强求它顺从我，而是学着顺应它的韧性。我像小儿学步般学着如何和竹对话，偶尔间掌心传来的刺痛，却让我的心渐渐沉静。

原来真正的学习从不发生在喧嚣里，而是在寂静中稳稳扎根。因为真正的成长，从来都是静水深流。回过神，我的手指上已然印着点点红梅，竹的气息、竹的纹理、竹的声音与力量，细细地编织进我的心中，成为求学路上珍贵的印记。

指导老师：叶大军



《我从浙里走来》

东源镇小五年级 季紫淇 指导老师：季海燕

藤椅上的星光 与歌谣

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五年级 李安画

“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逐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……”熟悉的旋律刚在心底绕开，一缕清甜的栀子花香就漫了过来，像把小巧的钥匙，轻轻撬开了记忆的闸门。某个恍惚的瞬间，那把老藤椅又浮现在眼前，还带着经年累月的“吱呀”声，一圈圈荡开我满溢的思绪。

记忆里的外婆，总爱把我圈在怀里，坐在那把磨得发亮的藤椅上。藤椅的扶手被岁月浸出温润的光，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旧时光的暖，再怎么摇晃，都稳稳妥妥的，从不会让人慌。外婆的手皱巴巴的，指腹和掌心满是老茧，蹭过我头发时却轻得像羽毛，她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子，声音有点哑，却像裹了蜜的棉花，把我心里的躁动一点点揉平。

我总爱仰着头看她。眼角的鱼尾纹从眼尾往鬓角爬，深深浅浅的，像被时光刻下的温柔沟壑，可她的笑总在那儿，淡淡的，像院子里刚开的栀子花，不张扬，却让人安心。听着她的哼唱，我会慢慢把眼睛闭上，脸颊贴着她带着皂角香的衣襟，连梦都是甜的。

夏夜是记忆里最亮的时光。天刚擦黑，蝉鸣和虫叫就织成了网，我总缠着外婆讲故事。她会笑着把我往怀里紧了紧，两人一起陷进藤椅的软劲儿里，藤条“吱呀”一声，像在应和着开场。她的手有节奏地拍着我的背，语调慢悠悠的，把“老掉牙”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——小白兔踩着脚躲大灰狼，牛郎织女在鹊桥牵着手说悄悄话，连风都似绕着听。

故事一收，我就把肉乎乎的小手举得高高的，“啪嗒啪嗒”使劲鼓掌，嘴里嚷嚷着：“外婆最棒！还要听还要听！”外婆总会被逗得笑出声响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两朵盛开的菊花，她捏捏我的脸蛋：“哎哟，我们宝贝的小嘴比蜜还甜，真是外婆的心头肉哟。”

有时我会指着满天繁星追问：“外婆，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呀？”她用粗糙的指尖轻轻点一下我的鼻尖，眼里盛着星光：“天上的星星呀，和我们宝贝的调皮点子一样多，数到天亮也数不完。”我就会撅着嘴从她怀里溜下来，双手叉腰对着夜空，一本正经地数：“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”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到哪儿，又扑回外婆怀里笑作一团。

如今那把老藤椅还守在老家的院子里，风吹过的时候，依旧唱着“吱呀”的歌谣。藤椅上的时光，是外婆把爱一针一线缝进了岁月里，质朴又深沉。就像夏夜的星光，不管过去多久，都亮在我心里，暖着我走的每一步路。

指导老师：陈玉

夏归

山口镇中八年级 董芷涵

夏天的热浪卷着蝉鸣奔涌而来，阳光把大地烤得发烫，空气中却弥漫着稻田与草木交织的淡淡清香。期末考的铃声刚落，我便一头扎进了期待已久的暑假，向着魂牵梦绕的乡下进发。

车还没驶进村子，满眼的绿意已先扑了过来。那是方山特有的梯田稻浪，层层叠叠如翡翠织就的绸带，偶有几只白鹭掠过，翅膀带起的风都似带着稻花的甜香。蝉在杨梅树间不知疲倦地鸣唱，山涧溪流潺潺，清凌凌的水映着岸边的乌桕树，叮咚声和着蝉鸣，成了专属于方山夏日的交响曲。

村口的小卖部门半掩着，那台漆皮剥落的老式电风扇“咯吱咯吱”地转着，像位守旧的长者。门前的竹凳上，总有几个摇着蒲扇的乡亲，见了我们便笑着招呼——这是青田人刻在骨子里的热络。

沿着青石板路往里走，那棵老樟树愈发清晰。树旁就是爷爷奶奶的小院，爬山虎顺着土墙往上爬，绿油油的叶子把院角遮得阴凉。院子外面的稻田里，几尾田鱼甩着尾巴游弋，奶奶刚从稻田边上摘了几个莲蓬回来。爷爷从屋里迎出来，他的竹笠还挂着晨露，奶奶的围裙上沾着糯米糍粑的甜香，他们脸上的皱纹挤作一团，像揉皱了又展开的老宣纸，写满了见到我们的欢喜。屋里的木架上，还摆着我儿时的拨浪鼓、啃了一半的麦芽糖，还有那床印着碎花的旧被单，每一件都藏着时光的温度。

我脱了鞋冲进堂屋，往凉椅上一倒，老式电风扇的风悠悠地扫过。爷爷端来冰镇的杨梅汤，酸甜的汁水一入喉，暑气便消了大半。电视里放着六小龄童演的《西游记》。中午的竹席透着竹篾的清香，我瘫在上面打盹，醒来时头发被篾条勾得乱蓬蓬，手臂上还印着一排排竹纹，像极了村外那截废弃的旧铁轨，每一道痕都是方山给我的印记。

夜里的方山是星河的画布。我和爷爷奶奶坐在院坝里，一边啃着刚从井里捞出来的西瓜，一边看星星。夜空总是格外慷慨，银河像条银带横贯天际。远处的村广播里，传来软糯的方言民歌，农忙了一天的乡亲们聚在村头的老槐树下，摇着蒲扇聊农事、话家常。渐渐地，各家的灯便次第暗了，只有蝉鸣还在夜色里轻轻晃着。

暑假的尾巴终究是来了。大巴车驶出村落时，我趴在车窗上，望着那片绿得发稠的稻田，那棵华盖般的老樟树，还有爷爷奶奶站在村口的身影，心里默默数着：等待下一次还乡，等待下一个暑假。

指导老师：陈蝶

苔藓时钟

铁中集团八年级 徐梓豪

我曾坚信，衡量祖国发展的唯一刻度是国际化进程。直到那个暑假，我被一份“社会实践”表格“放逐”到了世界之外——外婆居住的浙西古村，村口那台筒车吱呀作响。我的任务，是为这个“榜样”匮乏之地，寻找一个强国的注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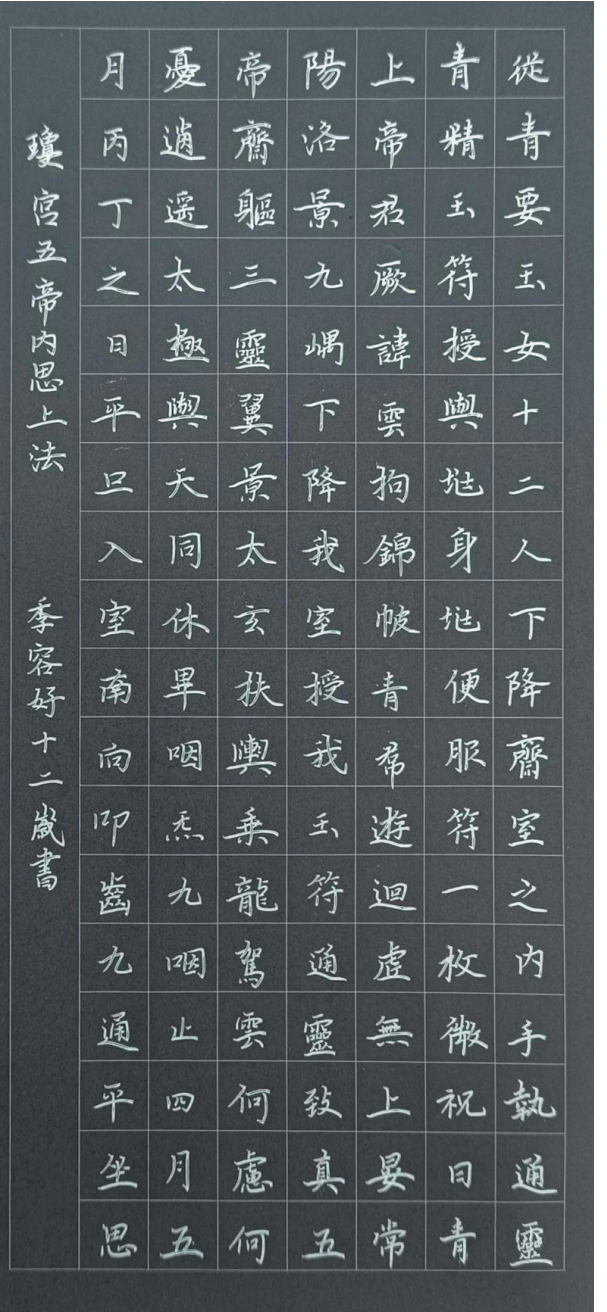
外婆看穿了我的为难。清晨，她不容分说地将我推向村口：“去，看它怎么工作。”

我坐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，开始了最煎熬的观察。溪水潺潺，筒车巨大而笨拙的身影缓慢转动，发出一种固执的、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节奏。没有按钮，没有屏幕，只有水流永恒的推力与竹筒舀起、倾覆的循环。一小时，两小时……我发现，它的转动并非匀速，而是随着溪流丰沛与否，时而沉稳，时而略显挣扎。它像一个忠诚而朴拙的守望者，用全身的骨骼回应着自然的每一次呼吸。它灌溉的不是稻田，而是时间本身。

那一刻，我内心的某个精密却紧绷的齿轮，忽然松脱了。在这个被算法和秒针驱策的时代，这台“落后”的机械，却教我读懂了最宏大的“成就”——一种与天地共和谐、不透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。我肃然起敬。这位我身边的“榜样”，用它千年的沉默，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高昂的教诲。最强的国，不只是征服星辰与速度，更是懂得何时应像这台筒车一样，遵循自然的时序。

我的社会实践报告，最终写在了心上：我们的职责，绝非仅是一脚油门奔向未来。我们要做文明的“修表匠”，为祖国这块宏大的表盘，校准“发展”与“永恒”的平衡。让古老的生命力，在钢铁的脉络里重新焕发属于自然的光芒。

指导老师：涂梦欣



《灵飞经》

青田二中七年级 季容好 指导老师：潘鑫斌

